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于環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二

錢塘 王琦 撰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楊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

一作

送

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

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昊我志在

刪述垂

繆木作重

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鄭玄毛詩

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王制命太
史陳詩以觀民風詩大序闢雕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顏
師古漢書註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
故總調之戰國韻會榛木叢生貌班固答賓戲于是七
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十而四五
陶潛詩漂流連狂秦昭明太子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
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
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
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記
推而大之至于無垠無垠謂無畔岸也建安漢末年號

于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焉詩體一變世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下逮梁陳隋氏靡麗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聖代謂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傅玄詩我皇叙羣才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陸王彪之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王珪詩高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爾雅秋為旻天李巡註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弘明集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梁簡文帝採蓮曲千春誰與樂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興盛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于國風終春秋之世不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秦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軒翥詩人之

未奮飛詞家之前司馬揚雄激揚其頽波疏導其下流
使遂閑肆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
夸尚綺靡摘章繡句競為新奇雄健之氣由此萎蕩至
于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
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由
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白自嘆吾
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也楊氏以斯
文衰萎為釋殊混唐仲吉詩解引孔子吾衰之說更非
徐昌穀謂首二句為一篇大旨綺麗不足珍以上是中
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第二句意其說極為
明了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
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
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
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自明其素志歟
榛音近神根

音銀綺音

起旻音民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蟬
竦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蕭蕭

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沈嘆終

永夕感我涕沾衣

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蝦蟇也又說林訓月照天下蝕

于唐諸高誘註唐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唐諸薄
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
也沈約詩含吐瑤臺月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
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沈佺期詩玉流含吹動
金波度雲來魄月體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死魄望日
之月謂之生魄金魄者是言滿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

乎金故曰金魄也毛詩正義蟬蛸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春秋潛潭巴虹出日旁后妃陰脅主後漢書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琦按蟬蛸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蟬蛸見西方日在西則蟬蛸見東方與日旁白色之氣均有虹之名而實則判然二物也太白以日旁之虹呼爲蟬蛸不無混稱晉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鄭康成禮記註大明日也廣韻夷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初學記日月謂之兩曜漢書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嫁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祀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漢書

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
弛秋霜之嚴威劉峻廣絕交論尹班陶陶于永夕新
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
裔孫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
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
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
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平取
霹靂木刻天地交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有子與則天比
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
命不祐花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
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諱作翠羽帳賦諷帝
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此詩蓋詠其事也蕭
士贇曰王后事與漢武陳后事極相類二后雖各以無
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
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
諱亦作翠羽帳賦先後一致太白引此為證最為切當

桂蠹不實是采廢后制中語唐仲言曰蟾蜍蝕月比武妃過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而憂死也蟬螻借日之光以成形今入紫微而日反為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蠱惑帝心至于荒亂也苟日月俱為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仰照則萬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以嫉妒幾絕皇嗣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撫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昔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寵分則不能育子奈何遽以天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宮闈我因念及此事為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真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已卯廢皇后王氏為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為喻是雖比而實賦也

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

蕭本作飛

劍決浮雲諸侯盡西

來明斷自天啟

一作雄圖發英斷

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

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

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

一作人

哀連弩射海魚長

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髻鬣蔽青天何由

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

寒灰

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章懷太子

註龍興虎視喻威強也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

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為所虜而西入於秦也左傳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杜預註啟開也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畧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水經註潼關歷北出東清通謂之函谷關也遼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容軌號曰天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谷為守禦之要樞啟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一統無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又云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太平御覽伏滔地記曰琅邪東南十里有琅邪山即古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壘石為臺石形為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級高

三丈上級平厰二百餘步刊石立碑紀秦功德史記始
皇三十五年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
作驪山發北山石柳又云三十一年使韓終侯公石生
求仙人不死之藥又云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
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仙人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
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
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
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
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至之果見巨魚射殺一魚木華海賦魚則
橫海之鯨巨鱗挿雲鬣刺天顱骨成岳流膏為淵史
記葬始皇鄒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鄒山及并天下天下
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棺宮觀百工奇

器珍怪徒藏滿之正義曰顏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

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藥物

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

蕭本作手

望仙真羽

駕滅去影颺車絕回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

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惟應清

都境長與韓衆親

太平御覽春秋後語云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仞翔乎窈冥之上左傳

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采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銜書遊丈王之都書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已就橫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蕭士贇曰道家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中以火炙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王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也一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涇溪山與石人嶺水合北流匯為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詩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桓驎西王母傳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

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國閭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
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颶車羽輪不可到
也楊齊賢曰羽駕言乘駕鶴騎車言御風乘雲漢武
內傳其次樂有九丹金液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
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列子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
天廣樂帝之所居楚詞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
在王逸註韓衆仙人也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
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鉛音延颶音標
液音亦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

有綠髮翁披雲

一作十春

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齒

一作忽
自哂

授以鍊

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

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

水經注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

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邈與世相絕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願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曹植飛龍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註粲然盛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善註啟齒笑也吳越春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于川海蒼然忽遽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昔
別雁門關令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蟻虱
生虎鵠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

飛將白首沒三邊

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詩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張協詩土風安所習由

來有固然徐禎卿曰代北代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比去家就戍非人之情也山西通志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里雙闕陡絕雁欲過者必由此徑故名一名雁門塞倚山立闕謂之雁門關山西之關凡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聲拔雄壯則雁門為最趙李牧漢郅都備邊于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藉地險

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章懷
太子註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梁書烏
塞同文胡天共軌淮南子甲冑生蟻虱燕雀處帷幄而
兵不休息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韃以青系
為緹加雙鵝尾豎左右為鵝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
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鵝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
袴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鵝冠虎文單衣褭邑歲
獻織成虎文衣鵝者勇雉也其闕對一死乃止故趙靈
王以表武士秦施安馬太白所謂蟻虱生虎鵝者蓋謂
其生于虎衣鵝冠之上猶之甲冑生蟻虱也周禮通帛
為旃析羽為旌鄭康成註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
析羽五采繫之于旌之上所謂注旒于干首也史記李
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元狩四年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引兵
出東道軍無蕞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失
道狀欲上書報太子軍曲折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為將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
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首

蕭本作手

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一作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兩
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
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
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王儁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江淹詩日暮碧雲合
張銑註碧雲青雲也史記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
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棗蓬中合
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蕭士贇曰白玉童言童之類如玉之白也陳子
昂詩馳驅翠虬駕伊鬱紫鸞笙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
王逸註回風謂之飄風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
食音餐

其八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
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

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枝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

氣人所仰

一作頓

冶遊

繆本作進治

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

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

輩嗤

謝尚大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漢書帝姑館陶公主璽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

居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
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
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
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
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
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
乎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則上知計出

于足下則安枕而卧者無慘怛之憂僊入言之主主立
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
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蔽膝道入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有
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鞶隨主
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僊昧死再拜謁因
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當是時董君見尊不
名稱為主翁是日飲大驪樂主乃請賜將軍從官金
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沈約詩洛
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楊修荅臨淄侯牋吾家子雲老
不曉事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孝成帝時待詔
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傳
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
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
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
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

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古詩但為後世嗤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橫而以子雲自況所謂綠幘必有所指 嗤音鴟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
一作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故

一作苟繆
本作固

如此營營何所求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胡則必

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
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
復為陵陸乎王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三
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
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
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
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
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
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適遊

趙會秦國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
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
于外今又內國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
趙帝秦令其人在是魯仲連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令觀先生
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
而不去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
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
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吾乃梁
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
害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秦無已而帝則
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穢妾為諸侯妃姬處梁

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
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
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
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為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
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廣韻個儻
不羈也史記明月之珠出于江海淮南子明月之珠不
能無類高誘註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朱穆崇
厚論振英聲于百世謝朓楚江賦願希光於秋月承末
照于遺簪楊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宋書王弘之拂衣
歸耕踰歷三季謝靈運詩誰謂
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個音楊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

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一作顏色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一作誰能學天飛三秀與君

呂向註東溟東海也謝瞻詩逝川豈住復曹植詩流光正徘徊春容謂少年之容秋髮謂衰暮時之髮郭璞詩

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呂延濟註雲螭龍也楊齊賢曰吸景吸日月之景螭音鳴

其十二

松栢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

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閒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

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劉孝綽詩競嬌

桃李顏將猶與也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
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
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車馬即日幸其
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理耶光眠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唐竟著德巢父
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
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
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漢書鄼生
長揖不拜顏師古註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漢書天子
幾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四十六萬井戎馬四萬

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張載詩昔為萬乘君一統
志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
號錦峰繡嶺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
二釣臺張華詩穆如灑清風陶潛詩袁安困積雪邈然
不可干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一作玄化羣

生寂寞綴道論

一作真道

空簾閉幽情

一作清

騶虞不虛

一作復

來驚驚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

誰人

一作能

測沈冥

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李善註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

漢書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
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
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
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
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
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形象未分
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形氣之端謂之太始形
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鄭康成乾鑿度
註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為太易漢書太史公習道論
于黃子謝靈運詩委講綴道論毛萇詩傳騶虞義獸也
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國語周之興
也鷩鷩鳴于岐山韋昭解鷩鷩鳳凰之別名也蕭士贇
曰二句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博物志舊說云天

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雅天河謂之天漢漢書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註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也揚子蜀莊沈冥李軌註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吳祕註晦跡不仕故曰沈冥陳子昂詩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沈冥

驚音岳驚音浞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

一作

竟終古木

繆本作歲

落秋草黃登高

望我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

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

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一本此下

多爭鋒徒死節秉鉞皆庸豎戰士塗蒿萊將軍獲圭組四句

李牧

一作衛霍

今不在邊人

飼豺虎

胡關近胡地之關若雁門玉門陽關之類張正見詩胡關辛苦地楚辭長無絕兮終古班固燕

然山銘經鹵磧絕大漠李周翰註大漠沙漠也說文堵垣也五版為一堵張載詩周墉無遺堵劉琨上懷帝表

白骨橫野古樂府延年壽千霜廣雅嵯峨高也榛木叢
生也莽草深茂也漢書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詩大雅王赫斯怒鄭箋曰
赫怒意說文犍騎鼓也騷擾也魏武善哉行惋嘆淚如
雨張載詩萌隸營農圖史記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
居代雁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
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
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張載詩李世
喪亂起盜賊如豺虎犍音皮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

一作往

鄒衍復齊

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

一作鵠

舉千里獨徘徊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

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李善文選註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如塵埃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雞有五德君猶日滄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蘇武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隗音危又上聲劇音極

其十六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三卷與咸陽二三月一首俱題作感寓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

繆本作電

騰不可

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

一作聖人歿已久蕭本作

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

不隔神物會當逢

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越王句踐召而問之乃召掌者使取純鉤

薛燭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又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寡人願齋邦之重寶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

此三劍之精神大悅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太平御覽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厯卜占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牛間煥見之乎煥曰此為寶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曰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彩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劍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與王叵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投入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彩微發曜日映川鮑照贈

故人馬子喬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烟雨交將夕
從此忽分形雌沈吳江水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
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
倘還并太白此篇益擬之也然鮑詩為故人而贈別其
居要處在神物一聯李詩感知已之不存其
警策處在風胡二語辭調雖近意旨自別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烟客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

知繁華

一作朱顏

子擾擾何所迫崑山採瓊藥

一作麤

可以鍊

精魄

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

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尋索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

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
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即隨道
士去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
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
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初
平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
得仙道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惟好道便可得之初起
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
坐在立亡行于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
里諸親族死亡畧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
起改字為魯班列仙傳丹火翼輝紫烟成蓋沈約詩所
願從之遊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古詩戚戚何所迫司馬
相如大人賦嘆瓊華張揖註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
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陸機詩上山採瓊藥
穹谷饒芳蘭呂延濟註瓊藥玉英也江淹詩隱淪駐精
魄呂向註精魂魄魄也徐幹中論形體者人之精魂也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

水復

一作非

後水古今相續流新

一作今

人非舊人年年橋

上遊難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

一作上陽西

餘

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

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

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

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慙尤

黃犬空嘆息綠珠成覺讎何如鴟夷子散髮棹

一作扁弄

舟

元和郡縣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大船維舟皆以鐵鎖鈎

連之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為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溢浮橋輒壞唐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脚爾雅曰斗牛之間為天漢之津故取名焉劉庭芝詩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楊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舊唐書東都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橋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吳均詩落月有餘輝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註皇州帝都也晉書食貨志車如流水馬若飛龍古雞鳴曲黃金絡馬頭頗頗何煌煌漢書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顏師古註辟

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嵩丘即嵩山也又藝文類聚俗
說曰傳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
從客在坐問傳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
高嵩高太室是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丘山去太
室有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丘別是一山矣
家語列鼎而食王融詩香風流梵管何妥詩清管調絲
竹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古難鳴
曲駕鸞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表廣
漢於北邙山下築園養白鸚鵡紫鸞鸞耗牛青兕奇獸
怪禽委積其間爾雅鸚鵡鸞亦鸞鸞之類其色多紫李
白詩所謂七十紫鸞鸞雙鸞雙戲庭幽謂鸚鵡也漢書人
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註晉書石崇有妓曰
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
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
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
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
遠照邇願加三思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
趙王倫誅崇崇正宴于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
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樓下
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漢書越王句踐困于
會稽之上通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
吳刷會稽之恥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
鴟夷子皮孟康曰扁舟特舟也顏師古註自號鴟夷者
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張
華詩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銑註散髮言不為冠
所束也徐禎卿曰黃犬句應前貴寵之言綠珠句應前
歌舞之言鴟夷句應前功
成身退之言
辟音聞

其十九

西上一作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

嶽

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

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初學記華山五岳之西岳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

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陝西志華山北上有蓮花峯視諸峰為更高古詩迢迢牽牛星

呂延濟註迢迢遠貌太平廣記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

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織織出素手楚辭章句芙蓉蓮花

也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慎蒙名山記雲臺峰在太華

山東北兩峰崢嶸四面陡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巖然

獨秀有若靈臺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

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廷其人年可三十
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為誰荅曰我中山魏叔
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
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曰是朕臣也
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
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度世共
之華山求尋其父未到其嶺于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
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于其上白玉為牀有數仙
童執幢節立其後郭璞詩駕鴻乘紫烟此詩大抵是洛
陽破沒之後所作胡兵謂祿山之兵豺狼謂祿山所用
之逆臣蕭氏以胡兵為回紇以豺狼盡
冠纓為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似未是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

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

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水經濟水又東北徑華不注山鄒道元註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

高虎牙禁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通典齊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其山直上如

筍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即柎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之不華之蒂也喻此

山孤秀如華柎之注于水者然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

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司馬相如大人賦貫

列缺之倒景兮服虔註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註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

景皆倒在下也漢書登遐倒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沈約詩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

華不
音花乎
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

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繆本作首各千里去去

何時還蘇武詩努力愛春華又云去去從此辭咽音噎在世復幾時倏如飄

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

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步終留赤玉鳥東上蓬萊一作

山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烟霧陶潛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爾雅回風為

飄郭璞註旋風也毛萇詩傳飄風暴起之風論衡天地之間尤疾速者飄風也紫金經煉丹之書也王逸九思我心兮煎熬聊是今用憂沈約詩聊可閒余步張銑註間緩也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于東海

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
賜金壁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烏
一綱為報曰後十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
士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
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此詩古本昔我遊齊都以下
五韻作一首泣與親友別以下四韻作一首在世復
幾時以下六韻作一首蕭本合作一首而解之曰此遊
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
親友而鳴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
沉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
于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於是決意遠遊終當高舉但留
遺跡于人間雖帝王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
戀哉琦按中節語意與上下全不相類當棄世遠遊何
事猶作兒女子態與親友泣別至于欲語再三咽耶韋
穀才調集只選中四韻作一首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
似未失真蕭本未免誤合但首章語意似未完或有缺

文未可知朱子謂太白詩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仍蕭本俟識者再為定之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
試為已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悽然

新序客有

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機詩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鮑照詩吞聲踣躑不敢言蕭士贇曰此感嘆之辭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

負才不遇者能不為之吞聲嘆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蹀躞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

桑結

一本作枯俗本作柘誤

葉萋萋柳垂榮急節謝流水羈心搖

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太平御覽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其坂紆迴

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隴首即隴頭也沈約詩西征登隴首通鑑地理通釋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陸機詩胡

馬如雲屯吳均詩蹀躞青驪馬廣韻蹀躞行貌緬遠也
江淹賦秋蛾兮載飛沈約詩寧憶春蠶起廣雅嫋嫋弱
也萋萋茂也枚乘柳賦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
楊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令我旋止素雪云飛
太白意亦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
生矣桑葉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曹植與吳質書日
不我與曜靈急節呂延濟註急節謂遷移速也楊齊賢
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也史記心搖搖然
如懸旌而無所終薄家語無揮涕王肅註揮涕不哭流
涕以手揮之咽音噎蹀音蹀音變蹀音
疊緬音勉羈音難愴音昌又音創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

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

不知足得

一作

隴又望蜀人心若波濶世路有

一作

屈

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王融詩秋風下庭綠庭綠謂

庭中草木也張協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古詩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列子齊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父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于旁公雪泣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常守之吾君方將蓑笠而立歆歆

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
馬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
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
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後漢
書教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陸機詩休
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三萬六千日約計百年歲月有
此數也抱朴子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沈炯詩百年
三萬日處處此傷情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
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
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孫
綽天台山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劉良註亭至也阡陌田間道也史記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甲宅猶甲第魏書閭官列傳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新唐書宦者傳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祿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今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十六與力士畧等又王鉞

傳鉞子準為衛尉少卿以闕難供奉禁中李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鄭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逆意陳鴻東城老父傳賈昌長安宣陽里人生七歲趨捷過人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闕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于雲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

其家開元十三年龍難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
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
三月衣闕難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為難神童
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闕難走馬勝讀書賈
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
羅縠衫隨軟舉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顏
氏家訓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曹植七啟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廣雅怵惕恐懼也高士傳堯之讓
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
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
水洗其耳曰向聞貪言負吾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莊
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
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史記正義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
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陌音麥跖音職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

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蕭士贇曰世不知有道

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王少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天運也已見前注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

哀得我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
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矣
澆音巢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秀

色空絕世馨香誰為

蕭本作
竟誰

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

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曹植詩朱華冒綠池李善
註冒猶覆也張協七命飛

霜迎節高風送秋古詩結根太山阿楚辭晝暉遊乎
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陸機詩移居華池邊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
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
寒織手怨玉琴清晨起
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鷺
陸厥中山孺子妾歌一笑傾城一顧傾市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織手清且閒江淹扇上綵畫賦玉琴兮散聲素女兮弄情蕭士贇曰此與二十六首同意懷材抱藝之士惟恐未能見用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
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君子

變猿鶴小人為沙蟲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毛萇詩傳

迴風也藝文類聚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今本抱朴子云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與古書所引迥異徐禎卿曰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者也為猿鶴為蟲沙言君子小人皆莫逃于陰陽變化之中也廣成子已見前注沈約詩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至

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

一作亦

浮海吾祖之流沙

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

漢書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註三季三代之末也東

京賦七雄並爭薛綜註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史記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毛萇詩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史記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楚辭殺亂今紛拏淮南子芒繁亂澤巧為紛拏按說文拏牽引也從手奴聲女加切拏持也從手如聲女加切蓋義雖別而音則同至韻會始以拏入麻韻拏入魚韻析而為二然考之經史傳註拏拏二字通用並有二音義亦相互從合可也至人謂聖人玄象謂天象莊子不離于真謂之至人後漢記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列仙傳閭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于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蕭士贇曰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

興聖皇帝九世孫故云吾祖公羊傳疏吐嗟猶嘆
息即里語曰吐嗟之間也吐當沒切敦入聲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一作市井人雞鳴趨四

關但識金馬門誰一作詎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歌無

休一作時閒淥蕭本作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一作萋萋干金骨風塵凋

顏素大儒揮金槌琢之一作發塚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

能攀阮籍詩季葉道陵遲季葉季世也李善文選註云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成皋南伊闕北孟

津西函谷史記索隱關中咸陽也東函谷南峽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三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

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于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
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即此後漢書孝武皇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
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
之東北岸周圍五千里上有九老大人九天真王宮蓋
太上真人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陶潛詩清歌散新
聲綠酒開芳顏廣雅笑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
舉袖曜青娥莊子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
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
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剔其顙無傷口中珠山海經
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
如芻也蕭士贇曰此太白感時憂世之作意謂古道日
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朴汨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
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欺世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
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也彼豈知

金步尺人合三
卷二
大道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琦按三珠樹乃仙境所生冥目焉能攀謂至死而不得採以照上文焉知蓬萊山之意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壁

遺鎬池君

繆本作公

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客從關東來將入函谷

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觀之遂至問鄭客曰安之鄭客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取石疑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

之客如其言以石款梓果有人來取書云明年祖龍死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舒平道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
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聞
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
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
璧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
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
有鎬池索隱曰鎬池君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
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
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
也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
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
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魚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曰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

不忍言哀歌達

蕭本作達

明發

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山海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

兩龍郭璞註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北堂書鈔漢書云立春春分月行東方青道曰東陸立夏夏至月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月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月行北方黑道曰北陸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絃也阮籍詩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謝朓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呂延濟註許處也言平生良時竟在何處徐禎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淪忽暮也歲華紀麗秋風曰悲風詩小雅明發不昧毛傳曰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暗至旦而明明地發後故謂之明發也集傳曰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憑陵

繆本作凌

隨海運燁

繆本作烜

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

未已

北溟巨魚用莊子逍遙遊中事詳見大鵬賦註陸德明莊子音義海運司馬彪云運轉也向秀云非

海不行故云海運梁簡文云運徙也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餘俱見大鵬賦註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白日照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

此何為答言楚徵

一作征楚

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

卒非戰士矣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
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因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干去不

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史記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裴駢註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揮羽非
羽檄之意也駢按推此言則以鳥羽揮檄書謂之羽檄
取其急速若飛鳥也顏師古漢書註檄者以木簡為書
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揮之示疾速
也又淮南王傳持羽檄從南方來顏師古註羽檄徵兵
之書也後漢書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什使符
而已潘岳馬汧督誅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張鏡註
專擅也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梁簡文帝詩輕兵救邊
急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
皆夜鳴蕭士贇曰言一時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安其

樂至于夜鳴也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弛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通典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三公大唐因之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河上公註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琦按瀘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也漢時名瀘唐名金沙江今雲南姚州之金沙江是也其源出吐蕃界中為麗水下流至四川叙州府為馬湖江水經註瀘峯最為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遇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吐悶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以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山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太平寰宇記：十道記云：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越舊郡界，出拓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銜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武侯征越，舊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舊唐書：南蠻賈子闍羅鳳亡，歸帝怒，欲討之。楊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叙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綏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為蠻所誘，至太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

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返
人銜冤毒無敢言者新唐書楊國忠傳國忠雖當國常
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
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關
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僕以
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
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
尋遣劍南留後李安率兵十餘萬擊閬羅鳳敗死西洱
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
踣履無遺天下冤之通鑑天寶十載夏四月劍南節度
使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于瀘南制大募兩京及河
南北兵以擊南詔人間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
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
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
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說
苑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潘岳

寡婦賦痛怛怛以摧心左傳困獸猶鬪謝朓詩奔鯨自此曝呂向註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鮑照詩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藝文類聚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蕭士贇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即徵兵時景象而言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問之于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也乃所調之兵不堪受甲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矣末則深嘆當國之臣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

曲

一作東西

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

一作榮

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

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一作承風一運斤蕭本作一揮成斧斤莊子西施

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註威頓曰曠又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霖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

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
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
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
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治
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詩國風
衣裳楚楚毛傳楚楚鮮明貌莊子莊子送葬過惠子之
墓顧其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斧成風聽而斲之盡墮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而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蕭士贊曰此篇蓋譏世之
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于世
哉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
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使郢中之質能
當匠石之運斤耶輦音貧或
寫曠或寫噸音義俱同邯音寒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直
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為羣東海

汎

蕭本作沈

碧水

一作流

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

芬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

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則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

人理其璞乃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墨子和氏之璧
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莊子直木
先伐甘井先竭太平御覽金樓子曰蚌懷珠而致剖蘭
含香而遭焚高士傳老子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後周
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
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
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李善註清美芬芳之德沈冥及魯連欲蹈東海事已見
前註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
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

一本少此

二句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

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

論衡鄒衍無罪見拘于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淮南

子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高誘註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
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
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行雷霆下擊景公之臺隕
壞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江淹上建平王
書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堂
江淹詩列坐金殿側孔融詩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崔駰達旨攀台階闥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心皇極
結情紫闥劉良註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孤芳芳草之
孤生者蕭士贇曰此詩其遭高力士譖於貴妃而放黜
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宮白曰比
明皇羣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

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說文暉日

光也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謝惠連雪賦霰
淅瀝而先集劉良註淅瀝細下貌抱朴子芳蘭之芬烈
者清風之功也蕭士贇曰詩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于
衆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謂已至若非在位之
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
雖有馨香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雲無定端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來

劍歌行一作悲路難本

自第四句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壘孤鳳鳴天霓遺聲何辛酸游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倚劍歌所思曲

終涕洟瀾大荒謂荒野之地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色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徂

輝落日之光也駱賓王詩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徂輝駕當是鵠字之訛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鵠雖發于南海而

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陸德明註鵠雖鸞鳳之屬也廣韻鵠雖似鳳埤雅鸞赤色五

采難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為鸞後漢書枳棘非鸞鳳所棲陳書枳棘棲鸞常以增嘆劍歌謂彈

其劍而歌也行路難樂府曲名詳見後三卷註琦按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見宇宙廣大之意霜被羣物秋

風飄大荒寒見生計蕭索之意榮華東流水言年華日
去如水之東流滔滔不返萬事皆波瀾言生事擾擾反
覆相乘如水之波瀾無有靜時白日掩徂輝謂日將落
而無光如人將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雲無定端言人
生世上行踪原無一定何必聽聽於此或以落日為浮
雲所掩喻英明之人為讒邪所惑兩句作一意解者亦
可梧桐之木本鳳凰所止而燕雀得巢其上喻小人得
志枳棘之樹本燕雀所萃而鵲鸞反棲其間喻君子失
所以上皆即景而寓感嘆於間以見不得不動歸來之
念意者是時太白所投之主人惑于羣小而不見親禮
將欲去之而作此詩舊註以時世昏亂陰小用事為解
專指朝政而言恐未是漫謨官切滿平聲駕與鵲同

寃音

其四十

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威一作威促爭一

食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藝文

類聚莊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
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瑇瑁琅玕爲實天又
爲生離珠一人三頭暈卧遞起以伺琅玕淮南子鳳凰
會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
之湍瀨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元和郡縣志底柱山俗名三
門山在陝州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
積石至于龍門又東至于底柱註云河水分流包山而
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
之以通河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

門水經註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丘同
遊伊洛之浦
咏音卓刺音七倉同餐砥同底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

一作朝駕碧鸞車蕭本作朝弄紫沂海

夕披丹霞裳揮手折

若木拂此西日光雲卧

一作舉

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

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食歷

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洞冥記東方朔去經

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也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洗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謝朓七夕賦厭白玉而為飾霏丹霞而為裳楚辭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王逸註若木在崑崙西

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
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鄭蔽日使不得過絕照詩雲卧恣
天行黃庭內景經減却百邪玉鍊顏表表詩萬古方一
春千霜豈二髮倪際也楚辭信上皇而質正王逸註上
皇上帝也真誥晨遊太素宮控軒觀王河太平御覽王
君內傳曰紫清宮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楚辭華酌
既陳有瓊漿此左思吳都賦習御長風劉逵註長風遠
風也蕭士贇曰或疑首二句為不類起句不知正是取
法選詩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
丹水山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之類皆起句也而其
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軔于天津兮夕
予濟乎西極朝馳于馬乎江皋夕濟乎西澨是也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

影

蕭本作形

宿沙月浚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搖商猶搖蕩也盧思道詩丰茸難樹密搖商鶴烟稠謝朓詩迴瞰滄江流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埤雅鳬好沒驚好浮故驚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蒼頡解詁曰驚鷗也今鷗一名水鷗似白鷗而羣飛謝朓詩喧鳥覆春洲商音曳浚即沿字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

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窮騶而左綠耳右驂赤

驥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為御商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百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漢武外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至天仙咸住殿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寒暄畢而立因呼帝坐帝面南王母乃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問王母上元何真也曰是天真王之母上元之官統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艷絕服青霜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帶火山大王之佩結鳳林華錦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同坐

北向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人汝當起拜問
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利嗜味淫色固
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于凡焉而復于
華嚴之墟折嗜欲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矣按漢武
內傳外傳諸書載王母及上元夫人來降漢庭俱不言
所在宮名北宮則禮神君之地也此云北宮邀上元當
另有所本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劉
良註瑤水瑤池也三輔黃圖廟記曰神明臺武帝祭仙
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
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太平御覽漢武故
事上崩後鄠縣有一人于市貨玉杯史疑其御物欲捕
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
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其事載在杯類中而令本
多作玉碗蓋令本誤矣按二事註此皆可通但未知太
白所用者何事耳若舊註引新垣平
玉杯則文帝時事非武帝也恐未是

其四十四

綠蘿紛歲蕤繚繞松栢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

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

恩已畢賤妾將何為

郭璞詩綠蘿結高林呂向註綠蘿

呂向註紛歲蕤盛美貌廣韻繚繞纏也詩小雅薦與女

蘿施於松栢廣雅女蘿松蘿也詩國風桃之天天灼灼

其華毛傳曰天天其少壯也詩國風習習谷風以陰以

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怨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

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江淹詩庭樹

發紅彩張銑註紅彩花也詩國風鬢髮如雲毛傳曰如

雲言美長也王融詩騷首亂雲髮江淹詩君子恩未畢

古詩賤妾亦何為琦按古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
衰而愛已弛有感而發其寄諷之意深矣 非音斐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龍

鳳脫罔罟飄颺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驚颺暴風也陸

機詩驚颺暴反信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呂延濟註頽
陽落日也殷仲文表洪波振壑莊子大壑之為物也注
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陸德明註大壑東海也列子渤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
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土漢之流莫不注之而
無增無減焉詩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毛傳曰宣王
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次章云皎皎白
駒食我場藿毛傳曰藿猶苗也蕭士贇曰此詩前指祿

金步尺二卷二
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後言
已之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

象星月賓客如雲烟

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麗國容何赫然綉戟擁九關歌鍾沸三川

蓬萊象天構珠翠誇雲仙

鬪雞金宮

一作城

裏蹴踘瑤臺

一作走馬蘭臺

邊舉

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

揚執戟閑闕草太玄

唐自武德元年至天寶十四載得一百三十八年此詩約是天寶初

年太白在翰林時所作四字疑誤赫然威貌漢書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初學記闕中記云涇與渭洛為闕中

三川唐書五行志玄宗好闢難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
或弄木難識者以為難西屬帝生之歲也闢者兵象近
難禍也史記處後蹴陶正義曰謂打毬也漢書蹴鞠刻
鏤顏師古註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蹋
為戲樂也荆楚歲時記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
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按陶與毬同古人蹋鞠以為戲
也蕭士贇曰白日青天以比其君闢難蹴鞠明皇所好
此等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揚雄解嘲當
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俞忽疾貌吳都賦神化俞
忽太白意謂此輩幸臣當其得志不過俞忽之頃一朝
失寵長于棄捐不用益言不足恃之意而蕭註謂得其
蹊徑而依附之可以俞忽而暴貴不得其蹊徑而不依
附終于棄捐而不用似失其解曹植與楊修書昔揚子
雲先朝執戟之臣耳閉關猶閉門也鮑照詩閑憚草太
玄茲事殆愚狂漢書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
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揚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 蹠音
戴陶音菊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

蕭本作東

風榮生

一作

此

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

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阮籍詩東園桃與李史通今俗文士謂鳥鳴為

啼花發為笑鮑照詩艷陽桃李節張協七命龍火西顏李善註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江

淹詩松栢轉蕭瑟劉良註蕭瑟風吹松栢聲蕭士贇曰此詩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寵哀則易至于棄捐孰

若君子之有持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

繆本
作振

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

繆本

作架

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

鷹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藝文類聚三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

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悲赤至令猶溺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雄圖既溢武功未畢方架龜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九寓猶九州牛弘神州歌九寓載寧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

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童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獨斷少吳之世置九農之官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陳子昂詩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宋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扈扈古字通用說文贍給也寓即宇字扈音戶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

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沈吟何足悲

曹植詩南

國有佳人又詩誰為發皓齒左思詩列宅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曹植詩夕宿瀟湘沚爾雅小渚曰沚蕭士贇曰此太白遺說擯逐之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

一作宋人枉千金去國買燕石

誇作天下珍

却哂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

知玉與珉

藝文類聚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

齊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

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劉孝威詩白玉遂縑磷野客叢書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縑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縑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士以磷字為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縑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縑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耳韻會珉音與民同說文石之美者禮君子賁玉而賤珉珉石似玉而非也蕭士贇曰此識世人不識真儒而假儒反得用世以非笑真儒馬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縑音支又音子磷音隣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

繆本作綠

苑盈高

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嬃

繆本作顏

空

嬋娟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肅征倭擾天紀正義曰始亂天之紀綱也陶潛

詩羸氏亂天紀國語商之興也構杙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昭解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離騷蕢蕢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註蕢蕢藜也蕢王芻也蕢泉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讒諂盈滿于側也楚辭章句紂惑妲已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斷朝涉剗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于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識明于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原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所謂蕢蕢以盈室及女嬃彭咸事皆離騷中語也其後又信上官之讒遷屈原于湘江之南乃頃襄王時事非懷王也

詩蓋互言之耳蕭士贊曰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曰我幾不脫于虎口之類謂比干以諫死是陷于虎口何所為而婉孌如是哉詩云婉兮孌兮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崑山陰註曰婉孌存思貌琦按虎口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文見賢者所為衆人不知反以為非之意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註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又離騷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註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孌音戀嬋音嬋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

一作火

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

託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

一作萎
蕭藿

美人不我期草木

日零落

楚辭青春受謝王逸註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
潘岳詩驚湍激巖阿劉良註湍急流也爾雅夏

為朱明郭璞註氣赤而光明也賈誼鵬賦萬物回薄震
蕩相轉埤雅蓬蒿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
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
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楚辭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王
逸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王禎農書葵
陽草也其菜易生郊野甚多不拘肥瘠地皆有之為百
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防荒
飢可以殖腊其枯枿可以榜簇根子又能療疾咸無遺
棄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令人不復食之
亦無植者說文藿菽之少也蓋謂豆之初生者廣雅豆
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王逸楚辭註零落皆墮也草曰
零木曰落蕭士贇曰楚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

代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意全出於此
美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材而見棄於世
能不
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卿分姦

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

繆本
作弑

齊君

魏書戰國紛紛年過十紀史記趙以蔣相如功大拜為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
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肯與廉頗爭列已而
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相如相
如曰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
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仇也漢書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顏師古註晉之衷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趙魏并其土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晉也按史記晉世家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其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太白所謂晉為六卿分者蓋用此事指大夫專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竊位弑君之事史記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于齊田乞欲為亂樹黨于諸侯乃說齊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田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于簡公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隙田常于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莊子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鳳

鳥

繆本作皇

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一作所棲萬

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

一本後六句云翻衆鳥飛翔翔在

珍木羣花亦便媚榮耀非一族歸來愴途窮日暮還慟哭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註倚佩也謝朓詩遠

近送春日庾闡詩瓊草蔽神丘劉楨詩珍木鬱蒼蒼張銑註珍木謂珍異之木爾雅鸞斯鸞郭璞註鴉鳥也

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鴉鳥鄭樵註亦謂之雅烏蓋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粟俗呼必鳥江淹詩鸞斯

蒿下飛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蕭士贇曰三四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

五句至八句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嘯引類至于萬族之多也未句借晉為喻君子道消風俗頹靡若阮籍途窮慟哭母乃見事之晚乎 舉音豫又音余

其五十五

齊瑟彈

一作揮

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

淫彼美

繆本作女

佞邪子婉嬖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

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沈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

一作玉

琴

曹植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魏文帝詩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漢書婉嬖董公惟亮天

工顏師古註婉嬖美貌古詩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沈約詩飛光忽我過張鏡註飛光日月也嵇康詩習習

谷風吹我素琴素琴謂琴之素
樸不用金玉珍寶以為飾者也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

鴻一作

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越南越也今廣東是其地當天下之南而臨南海海中
有珠池產明珠東都賦嘉祥阜兮集皇都鄒陽上梁王
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衆莫不按劍相
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張協詩魚目笑明月張銑註魚目
魚之目精白者也張衡詩何為懷
憂心煩紆李周翰註煩紆思亂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

繆本作
周周

亦何辜六翮掩

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

歸

漢書千變萬化未始有極韓非子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尾屈將欲飲于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

所貪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也
阮籍詩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

其五十八

我行

蕭本作到

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

來神女去

蕭本作知

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

蕭本作替樵

牧徒悲哀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岵分直上忽兮

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王曰此何氣也王對曰
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
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
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
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
故為立廟號曰朝雲通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一統志
陽臺在夔州府巫山縣治西北南枕大江宋玉賦云楚
王遊于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即此王阮亭曰巫山形
絕肖巫字其東即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
百二十丈二山皆土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艷稱之以楚大
夫詞賦重耳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王融詩
巫山綵雲合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渚音

主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一作變

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實相傾奪賓客互盈虧

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

一本少萬事固如此四句世途多翻覆作谷風刺輕薄交

道以下皆同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

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

一作空

池嗟嗟失懽客勤問

何所規

一作悲又作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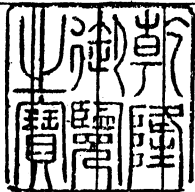
淮南子楊子見遠路而哭之

可以黃可以黑呂氏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劉子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路岐史記魏其侯寶嬰喜賓客諸游士賓

客爭聘魏其侯武安侯田蚡新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
名士家居者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武安侯以王太后故
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又史記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劉峻廣絕交論世
路險巇一至于此李善註嶮巇猶顛危也漢書灌夫喜
任俠已然諾後漢書張陳凶其終蕭朱陳其末章懷太
子註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從漢為將兵殺
陳餘于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
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左思詩塊苦枯
池魚蕭士贇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太白罹難之餘友朋
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懼
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
益乎 嶮與險同巇音義

劉克莊曰太白古風與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
唐之詩人皆在下風胡震亨曰太白金古風其篇富于子

昂之感遇儉于嗣宗之咏懷其抒發性靈寄托規諷實相源流也但嗣宗詩旨淵放而文多隱避歸趣未易測求子昂淘洗過潔韻不及阮而渾穆之象尚多包含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時事即感傷已遭循徑而窺又覺易盡此則役于風氣之通感不得不以才情相勝宣洩見長律之往製未免言表繫外尚有可議亦時會使然非後賢果不及前哲也宋漫堂詩說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李太白集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何循

謄錄監生臣方春樹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五

錢塘 王琦 撰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二作大聚本此

遠別離古有皇

縵本作黃

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

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久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

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

不照余之忠誠雷

蕭本作雷

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

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

蕭本作言

堯幽

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
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

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

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娥皇為后女英為妃水經註大舜之
涉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瀟湘之
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
石如桴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是納
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海水直下二句是
倒裝句法謂生死之別永無見期其苦如海水之深無

有底止也慘慘無光貌冥冥陰晦貌楚辭九嘆雲冥冥而暗前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劉逵註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而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天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哀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云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琦按今竹書並無此荒謬之說意者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偽造此辭謂古聖人已有行之者以自文飾其過歟太白雖用其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見其說之不可信也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註野死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述異記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

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九疑山宋書
舜生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鮑照詩垂綵綠雲中述異記舜
南巡葬于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
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為之斑斑然蕭士贇曰此篇
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制遷上皇于西內
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
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
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按唐
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問
宰相蕃夷不冀付諸將寧不暇耶又嘗齋大同殿力士
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
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誰敢議者
自是國權卒歸于林甫國忠兵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
白熟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聊以
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耳

曰日曰皇穹比其君也曰雲比其臣也日慘慘兮雲冥冥喻君昏于上而權臣障蔽于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至此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胷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其孰能與于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淚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并借竹書雜記見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于楚騷而韻調于漢鏡歌諸曲以成為一家語參觀之當得其源流所自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即箜篌引也古今註箜篌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

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王麗王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墜淚飲泣麗王以其聲傳鄰

女麗容名曰

箜篌引焉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

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

蕭本作湮

洪水九州始蠶

一作

桑

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

一作

臨

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

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渚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

公乎挂罥

繆本作骨

于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初學記按水經註及山海

經註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
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
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
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
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
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
合又東迴過砥柱及洛陽云云按龍門山在令陝西西
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黃河經其間兩岸對峙高數
百尺望之若門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即此是也此
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故水勢最盛鄭道元謂其崩浪萬
尋縣流千丈渾洪鼎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龍門起
于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
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怒氣噴
風聲如萬雷其險可觀矣史記堯曰嗟四岳湯湯洪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漢書夏乘
四載百川是道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爲妃既

生啟辛壬庚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顏師古漢書註急流曰湍莊子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湖而通四夷九州也陸德明註堙塞也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毛傳云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海滔海濱也洛陽伽藍記鉢和山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木華海賦或挂罥于岑巖之峰李善註聲類曰甯係也通典登篋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批為篋篋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令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蕭士贇曰詩謂洪水滔天下民怨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當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風當時不靖之人自投天網借以為喻云耳 堙音因 鯨音擊 宵音絹

蜀道難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

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

驚異輒曰噫嘻噓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噫音衣噓音希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

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

一作乃

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

有鳥道可

一作何

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

天梯石棧相

一作方

鉤連

劉逵三都賦註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栢灌魚鳧

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吮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蠶叢其

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次王曰栢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田於湍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元和郡縣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五十里慎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四十里鍾西方金宿之秀闕中諸山莫高于此其山巔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山名上有湫池雖三伏亦凝冰闕中遇旱則登山取湫水山既高寒冰雪常凝身弱衣薄登山者多死俗傳以為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高峻其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為徑路總見人跡所不及至也太平寰宇記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按益州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峨眉張華博物志以為牙門山一統志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城南二百里來自峨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如人之拱揖于前也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

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嶺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

一作橫河斷海之浮雲

下

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

繆本少過字

猿猱

欲度愁攀援

繆本作緣一作牽

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壑

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初學記淮南子云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

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義和至此而回六螭蜀都賦義和假道于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琦按高標是指蜀山之最高而為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為高樹之枝恐非蕭士贇曰圓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是亦一說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司

馬彪註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黃鵠一舉千里其鳴聲鵠鵠云合璧事類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埤雅猿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韻會猿母猴也似人嚴氏曰猿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洵雅猿猿善援郭璞註便攀援也蕭士贇曰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猿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其險絕可知矣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令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為青泥嶺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霰雪中巖間有龍洞其嶺上入蜀之路爾雅礧山墮郭璞註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礧捫參厯井者謂仰視天星去人不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為蜀之分野井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占度三十三為秦之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故舉二方分野之星相聯者言之漢書豪強脅息顏師古註脅斂也屏氣而息

唐高賦脅息增歎李善註脅息縮氣也胡三省通鑑註
脅息者屏氣鼻不敢息唯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

音鏡參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

音森

號古木雄飛雌從

蕭本作從雌

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

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李善文選註巉

巖山石高峻之貌雉子斑古辭雉子高飛止黃鸝高飛

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

而隱化為杜鵑鳥或云杜宇鳥亦云子規鳥至春則啼

聞者悽惻按子規即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

如雀鷄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連旦至

夏尤甚晝夜不止鳴必向北若云不如歸去聲甚哀切

王康琚詩凝

連峰去天不盈尺

一作入烟

枯松倒挂倚

霜凋朱顏

絕壁飛湍瀑流爭喧飈砮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

蕭本

作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木華海賦磊句句而相飈李善註相飈相

擊也韻會飈喧聲郭璞江賦砮崖鼓作李善註砮水擊巖之聲也

澤音僕飈音仄砮音烹

砮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

一作人

莫開所守或匪親

一作人

化為狼與豺

華陽國志梓潼郡有劔閣道三十里至險水經註又東南徑小劔戍北西去大劔三

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劔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趨超信然故李特至劔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豈不奴才也國書編蜀地之險甲于天下而劔閣之險尤甲于蜀蓋以羣峰劔挿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載劔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趨超形勝

之地匪
親勿居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

長咨

一作嗟

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國贊長蛇百尋其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

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利廣韻吮漱也陳子昂書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墉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蕭士贇曰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武在蜀放肆房瑁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攄言裁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

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于蜀道難題下註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勿深考耳沈存中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說所記率多舛訛子以何說為是乎子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于蜀道難下註諷章仇兼瓊者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難毛筆為周維深作草書蜀道難亦于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

時作也若曰為房瑄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
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為豺狼等語
哉引喻非倫是以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唐史哥舒翰
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
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
令捨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
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令殿下從至尊入蜀若
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
卒潛懷去就往往言不遜比至成都而從官及六軍至
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
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己故作詩以達意
也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極路險難
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
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烟言叢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
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

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
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巔非人跡
所能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令馬安處于
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
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
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言鳥獸猶憚
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壑言
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參與井為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
在皆然令人脅斂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嘆而已也問
君西遊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
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言既西幸蜀
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
言忠臣義士雖欲從君于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
附也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跡之稀少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備言蜀道險難之狀。疏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言贊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守關者任非其人。豺狼反噬。此則无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或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西望。吾

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惓戀之意云耳詩意亦微而顯矣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為而作耶予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卒幸蜀之時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情發于中不得已而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後所作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何必更為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為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為稱美蜀中欲使上皇安居之耶子曰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于中丞乃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為異論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胡震亨曰此詩說者不一有謂為嚴武鎮蜀放恣危房瑄杜甫而作者出范攄雲溪友議新史所採也有謂為章仇兼瓊作者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為之說者也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蕭士贊註語也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者年歲亦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

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為而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鑿乎吮咀克切前上聲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謝逸希

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不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難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于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

秦山下小山名堵葛亮
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楚辭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君不見朝歌

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
寧羞白髮照清

縲本作淶

逢時壯

一作吐

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鉤

一作釣

風期暗

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韓詩外傳太公

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于棘津釣于磻溪
文王舉而用之封于齊路史註冀之棗陽東北二十里
有棘津城呂望乞食于此有賣漿臺水經註徐廣曰棘
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
在此也劉澄之曰譙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
尚所困處也司馬遷曰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

釣干周文王又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
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為帝師史記呂尚之遇文王也身
為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
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風期猶風度也晉書習鑿齒
風期俊邁世說註文適風
期高亮周易大人虎變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

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

一作入門開說
一作一開遊說

騁雄辯兩女

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

繆本作
楚漢如旋蓬

楚漢如旋蓬

狂客

一作落魄

繆本作拓

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

史記鄒
生食其

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縣
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畧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鄴生里
中子也鄴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鄴生
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

士從容言如鄴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鄴生鄴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鄴生鄴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鄴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于是沛公歟洗起攝衣延鄴生上坐謝之鄴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鄴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鄭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鄴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鄭氏曰魄音薄應邵註落魄志行哀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漢書高祖

為人隆準而龍顏應邵註隆高也準頗權準也李斐註
準鼻也吳邁遠詩正為隆準公杖劍入紫微南史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左傳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
如風也漢書高祖學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準音

拙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

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

通以額扣闕閤者怒

後漢書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初學記雷天之

鼓也雷神曰雷公顧凱之電電賦砰訇輪轉倏閃羅曜
廣韻砰訇大聲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
二百觴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囁噓矯出而脫誤不投
者天為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口流火焰灼今天不雨
而有電光是天笑也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謂
暗也後漢書閭闔九重章懷太子註閭闔天門也淮南

子道出一原通九門高誘註九門天之門也庚肩吾詩
鈎陳萬乘轉閭闔九門通說文閭閉門隸也 碑音烹

烘音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猗猗磨牙競

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

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

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

徒勞

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
山海經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

馬足名曰窶窶其音如嬰兒是食人窶窶即猗猗也餘
詳大獵賦註陸機詩疏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應信而至者也張衡
思玄賦註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

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
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烏乎試之夫貧窮太
行之孫也疎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之
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莒國莫敢近
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
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于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
一時也太平寰宇記焦原在莒縣南三十六里俗名橫
山抱朴子愚夫行之自矜為豪漢書司馬遷傳死有重
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
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
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當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
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故尊其位重
其祿令君之當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
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
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
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

曰接一搏弼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鼃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治視之則大鼃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挑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挑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取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挑挈領而死公孫接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南城遙望蕩陰里里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挑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漢書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說文咍笑也王逸楚辭註楚人謂相啁笑曰咍此節詩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之幾不知為何語以意逆之大抵謂君既不能照鑒我之精誠我亦無容以國事為憂何則廷臣之中賢奸不一其傾險一流如食人之惡獸一犯其怒立見死亡其忠良一流則專一保全善類如騶虞之不肯有傷草木我處貧窮疎賤之中而確然踐義以行雖履險犯難亦所不忌然揣時度勢在智者惟有卷而懷之一著若不顧利害逞其豪氣直言峻節以蹈危機則愚甚矣世人見我處而不出輕我如鴻毛是豈知予之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為時相所忌致之死地初不費力我安可復蹈其覆轍耶若夫愛惜人才之大臣知士之用與不用實有關於國家大計而思得人為我用如周亞夫得一劇孟而以為喜者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

猥音札猥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音與劇音極咍呼來切海平聲

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岿當安之

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少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擊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

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爽為州從事
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
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爽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
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漢書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
勇岷岷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隍易曰困于親昵其義一也

蕭士贊曰長嘯梁父吟何時見陽春者喻有志之士
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聊自慰解謂太公之老食
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人猶遇合如此則為士
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于時事有所見
而欲告于君也雷公矸旬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
時大笑開電光倏燦晦冥起風雨喻權奸女謁用事政
令無常也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闕闔者怒喻言路
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于權近也白
日不照吾精誠祀國無事憂天傾太白灼見當時貴妃
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

證而不信倘使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猓獠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嘆當時小人在位為政害民有如猓獠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履況肯以肉為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猓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挑白意謂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猓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今時事若此則當卷其智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我如鴻毛我亦卒不改行者思古之壯士勇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挑特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又自慰解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岵當安之中言有志之士終當感會風雷如神劍之會合有

時則夫大人君子遭時也否峴岬不安且當安時以俟
命可也琦按蕭氏解騷虞數句似與詩意不甚相合當
分別觀之

峴音孽

烏夜啼

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
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郡

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
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
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詞云籠窻窻
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樂
府詩集古今樂錄曰
西曲歌有烏夜啼

黃雲城邊

一作南

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

川女

一作閨中織
婦秦家女

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

獨宿孤房淚如雨

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關西淚如雨又悵然憶遠人一作悵然望遠

人一作問人憶故夫又獨宿孤房一作獨宿空堂一作知在流沙一作欲說遼西吳均詩惟聞啞啞城上烏

晉書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

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庾信詩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胡三省通

鑑註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魏武帝詩惋嘆淚如雨

烏棲曲

梁簡文帝梁元帝蕭子顯並有此題之作樂府詩集列于西曲歌中烏夜啼之後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

青山欲

緣本作猶

銜半邊日銀箭金壺

一作金壺丁丁

漏水多起看

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

一作

何

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

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官妓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為我楚舞江總詩虬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啟夕淪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本事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

戰城南

按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曲樂府古題要解戰城南其辭大畧言戰

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

金一七五 卷三
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

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蕭本作避胡處漢

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一作長征無已時野戰格

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鵲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

一作銜飛上枯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

聖人一作君不得已而用之太平寰宇記桑乾河在朔州馬邑縣東三十里源出北山

下一統志桑乾河在山西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蘆溝河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太平寰宇

記西河舊事云葱嶺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高上悉生葱故曰葱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涼州異物志云葱嶺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不達崑崙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靡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李善註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元和郡縣志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時羅漫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鋪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史記索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百蠻之最強者也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捍絃掌耜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太白匈奴以殺戮為耕作

二語蓋本于此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侔史記秦已
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
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漢書
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
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
告曰烽古戰城南詞泉騎格關死驚馬徘徊鳴章懷太
子後漢書註相拒而殺之曰格六韜聖人號兵為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蕭士贇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
無時此詩蓋以
諷也乾音干

將進酒

一作惜空酒樽 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
曲有將進酒曲樂府詩集將進酒古詞云

將進酒乘大白大畧以飲酒放歌為言宋何承天
將進酒篇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佳者則言
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為戒若梁昭明
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叙遊樂飲酒而已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

蕭本作倒

海不復回君不

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

一作如

雪人生得意

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作天生我身必有

財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

千一作黃

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

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

一作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

蕭本作側

耳聽鐘鼓饌

玉不足貴

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

但願長醉不用

一作復蕭本作願

醒古

來聖賢皆寂寞

一作死盡

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

一作日

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

對君酌

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曹植詩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注鄭玄別傳曰袁紹辟玄及去餞

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岑夫子即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丘生即集中所稱元丹丘是皆太白好友也鮑照詩為君歌一曲禮記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何晏論語註饌飲食也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餌李周翰註玉餌言珍美可比于玉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為陳王其所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觀名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大者讀杜甫高都護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

厥狀可觀矣杜陽雜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虬以身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或謂據圖畫見聞志云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貴戚閑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為三瓣白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剪馬鬣為五瓣耳其說亦通蕭註謂其義出於隋丹元子步天歌五个吐花王良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喉杜註無舉此者則大謬矣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

胡震亨曰行行且遊獵篇始梁劉孝威其辭詠天子遊獵事太白詠

邊城兒遊獵
為不同耳

邊城兒生來不讀一字書但知

蕭本作將

遊獵誇輕趨胡馬

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

一作可
憐誤

驕金鞭拂雪揮鳴

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

一作
彎弧

滿月不虛發雙鶴迸落

連飛鶻

繆本
作鶻

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

不及遊俠人白首下

繆本
作垂

惟復何益

韻會趨捷也梁簡
文帝詩邊秋胡馬

肥漢書鄯善國多白草孟康註白草草之白者顏師古
註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
曹植七啟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李善註景
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廣韻鞘鞭鞘也蕭士贇曰滿月彎
弓圓滿之狀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列子蒲且子
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鶴鶴
難也詳見大獵賦註韻會鶻鳴鶻也或作鶻辟易却退
而易其本處詳見二卷註孔稚珪北山移文張英風於

海甸沙磧即沙漠也唐人多變稱沙磧唐書秦隴以西
多沙磧少行人胡三省通鑑註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漠
荀悅漢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文以立強於世者謂之
遊俠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趨音蹺鞞音稍鞞音罷辟音闕磧音跡

飛龍引二首

按樂府詩集飛龍引乃琴曲歌辭太白二篇皆借黃帝上昇事為言乃遊

仙詩也

黃帝鑄鼎于荆山鍊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

繆本作飛去太上

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

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

一作盤

車登鸞車侍軒轅遨

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黃帝九鼎神丹經乘雲駕龍上下太清梁豫章
王詩雲悲海思徒拊抑抱朴子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
鮑照詩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宋之問詩越
女顏如花陸機詩輕舉乘紫霞曹植洛神賦忽焉縱體
以遨以嬉呂延濟註縱體輕舉之貌太平御覽尺素訣
曰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史記黃帝者少
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閒，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

造天關，聞天語屯。

蕭本作長

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

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周三光下視瑤

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通典弘農郡湖城縣故曰胡漢武帝更為湖縣有荆

山黃帝鑄鼎于荆山其下曰鼎湖即此也九域志陝州
陝郡有鼎湖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之下帝升
天因名其地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湖水源出虢州湖城
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間者是水

止而不動之意陸機詩惠心清且閒水經註黃帝崩惟
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韻會蟬娟美好貌宋書堯
夢攀天而上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歌步玄之曲曰負笈造
天闕借問太上家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
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此言屯雲河車言車之多若屯
雲也楚辭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呂氏春秋
身好玉女高誘註玉女好女也仙傳多稱侍女為玉女
亦是此義謂其美如玉也沈約郊居賦降紫皇於天闕
延二妃於湘渚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宮皆有僚
屬其最高者稱天皇紫皇玉皇古董逃行教救凡吏受
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
一玉杵服此藥可得神仙拾遺記服之得道後天而老
初學記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楊齊賢曰凋三光
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真身則常存也太平廣記西王
母所居宮室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
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

而穴處所謂蛾眉蕭颯如秋霜即白首之意嫌王母已有衰老之容以反明軒轅之後天而老也

天馬歌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

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胡震亨曰漢郊祀天馬二歌皆以歌瑞應太白所擬則以馬之老而見棄自況思蒙收贖似去翰林後所作

天馬來出月支

蕭本作氏

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

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

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

史記天子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郭璞山海經註月支國多好馬史記正義萬震南州志云

大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中騎乘常
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
馬土地所出及奇偉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外國
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大秦為寶衆月支為馬衆
漢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應劭註馬毛色如虎脊者有
兩也顏延年赭白馬賦垂稍植髮李善註髮額上毛也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整蘭筋李善註相馬經云一
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堅
者千里呂向註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漢天馬歌
志倣儻精權奇赭白馬賦精權奇兮張銑註權奇善行
貌列子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
弭蹴淮南子經紀山川蹈騰崑崙高誘註騰上也崑崙
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漢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
涉流沙九夷服說文蹶僵也赭白馬賦旦刷幽燕畫秣
荆越劉良註刷括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
韻會晡日加申時也杜預左傳註秣穀馬也晡音邁

天馬呼飛龍

一作黃

趨目明長庚臆雙鳬尾如流星首渴

鳥口噴紅光汗溝珠

當作朱

曾陪時龍躍

蕭本作躡

天衢羈金

絡月照皇

一作星

都逸氣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

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

黃伯仁龍馬頌耳如刺筍目象明星初學記長庚太白星也史

記索隱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齊民要術馬胸欲直而出鳬間欲開望之如雙鳬又曰雙鳬欲大而上註飛鳬胸兩邊肉如鳬婢雅舊說相馬擊頭如鳬垂尾如彗後漢書作翻車渴鳥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章懷太子註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此言馬尾流轉有似奔星馬首昂矯狀類渴鳥即如彗如鳬之意齊民要術相馬之法口中欲得紅而有光又曰口中欲得色紅白如火光為善材氣多良且壽張

率舞馬賦露沫噴紅沾汗流赭赭白馬賦膺門沫赭汗
溝走血李善註相馬經云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孔融薦
彌衡表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楚辭躡天衢兮長驅王逸
註衢路也說文羈馬絡頭也莊子齊之以月題陸德明
註月題馬額上當顙如月形者也赭白馬賦兩權協月
李善註相馬經曰顙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
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曹植詩
應會皇都赭白馬賦罄九區而率順李善註九區九服
也沈約詩紫燕光陸離李善註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天
則馬有紫燕蘭池呂延濟註紫燕良馬也臆音益天

馬奔戀君軒駮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閻

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

鮑照詩疲馬戀君軒公羊傳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

何休註駮捶馬銜走也漢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遊閭閻觀玉臺應劭註閭閻天門也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

者寒風氏相口齒天下之良工也陸雲與陸
典書逸影之迹永繫幽冥之坂駭音儼白雲在青

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

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

思一作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一作饑嚴霜五月凋

我 饑 繆本 作肌

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

瑶池王母謠白雲在天丘陵自出戰國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流汁洒

地白汗交流外坂還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
攀而哭之解紆衣以羅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
于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劉峻廣絕
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正用此事翦拂謂修翦其毛鬣

洗拭其塵垢史記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
逆施之陸德明莊子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
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韓
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胃然有志焉以問于御
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
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
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
玉山禾張協七命瓊山之禾李善註瓊山禾即崑崙山
之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禾長五尋大五圍韻
會樞牛馬阜也通作厯蓋令之馬槽也漢書馬不伏厯
不可以趨道顏師古註伏厯謂伏槽厯而秣之也列子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遂賓于西王
母觴于瑤池之上楊師道咏飲馬詩清晨控龍馬弄影
出花林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劉良
註如舞謂馬行貌蕭士贊曰此詩
為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也

行路難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見為

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

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一作
晴天閒來垂釣碧

一作
坐

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

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

滄海

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北史韓晉明好酒縱誕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鮑照詩對集

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古詩四顧何茫然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山太行山見明堂賦註宋書伊摯

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
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
之衆隣人曰多岐路宋書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
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蛻蟠釋
名隨風張
慢曰帆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

一作雄

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

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
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

一作俊

才昭王白骨縈蔓

蕭本作爛

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

難歸去來

舊唐書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

今京師是也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緄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漢書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史記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又史記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

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又史記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簪先驅索隱曰簪帶也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帶而却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為敬也戰國策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鮑彪註折節屈折肢節也江淹恨賦蔓草紫骨昭王郭隗及黃金臺事俱見二卷註隗音危簪音遂劇音極

其三

此首一作古興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
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

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

一作真

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

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高士傳許由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

名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梁書阮孝緒傳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薇蕨本二草而古人亦多混稱太白改以叶韻蓋有自也吳越春秋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榛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通遂乃赴清泠之水楚

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晉書
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人假陸機後將軍河北大都
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戰
於虎苑機軍大敗官人孟玖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穎
怒使秀密收機機釋戎服著白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
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于軍中世說
註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
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
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
刑而有此嘆說文唳鶴鳴也史記李斯為丞相長男由
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
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吏車騎以
千數李斯喟然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
上蔡布衣閭巷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遭擢至此當令
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哀吾未
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

今日富貴已極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太平御覽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太白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同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遠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責其曠達

音麗

唉

長相思

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蘇

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陳後主長相思

久相憶徐陵長相思望歸難江總長相思久別離諸作並以長相思發端太白此篇正擬其格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

繆本作微一作

霜淒淒

簾色寒孤燈不明

一作眠一作寐

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

人如花

一作佳期迢迢

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

蕭本作長

天下有淶

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

摧心肝

吳均詩絡緯井邊啼古今註莎難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

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今之所謂絡緯似蚱蜢而大翅作聲絕類紡績秋夜露涼風冷鳴尤淒緊俗謂之紡績

娘非蟋蟀也或古今稱謂不同歟金井闌井上闌干也古樂府多有玉牀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

王云耳宋玉神女賦燁乎如花溫乎如玉枚乘詩美人
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陳後主孫
瑒銘天長路遠地久雲多
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上留田行

繆本少行字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按
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有上留田行

古今註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
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
留田太白所謂弟死不葬他人舉銘旌之事與古
今註所說不同豈別有異詞之傳聞抑於時實有
斯事而借古題
以詠新聞耶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
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

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
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

一作常

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

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讓

蕭本作柯

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

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

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本草拾遺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古詩
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七
哀詩借問誰家墳古蘊露歌萬里誰家地漢書萬里名
兮郭門宏顏師古註萬里死人里說文塋墓也賈山至

言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顏師古註：顯謂土塊蓬顯，言塊上生蓬者耳。蓬科蓬顯義同。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昔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又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為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楚辭：歸雁兮于征王，逸註：征行也。言將去，續麻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

均唯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
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
株間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
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更合財寶遂為孝門述
異記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
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左傳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沉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
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
商杜預註尋用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
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又史記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
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
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

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潘岳寡婦賦緬邈兮長年呂延濟註緬邈長遠貌漢書淮南厲王長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閭越匈奴事覺治之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郫淮南王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季陵詩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瑩音營參音森緬音勉

春日行

胡震亨曰鮑照春日行詠春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

一作繡作

楹佳人當窗弄

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

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

蕭本作臺

戴沓波浪驚三千雙

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為

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軿帝不去

留鑄京安能為軒轅獨往入宵宴小臣拜獻南山

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真誥仰明太霞宮金闕曜紫清河子朗詩美人弄白日灼灼當春牖弦

將手語謂絃與手相要而成聲也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絃筑身令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書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通典傳玄第賦序曰代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說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

之臣所能闢思哉曹植詩撫絃彈鳴箏昇天行古樂府
名樂府古題要解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
宅關輔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翺翔六合
之外其辭益出楚辭遠遊篇也天池指御苑池沼而言
火記太液池中有蓬萊方大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
魚之屬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樓船數百艘上建樓櫓
韻會擗擊也毛萇詩傳考擊也書武成萬姓悅服老子
我無為而民自化按道書有三十六天上帝東方八天
太皇黃曾天帝太明玉完天帝清明何童天帝玄胎平
育天帝元明文舉天帝上明七曜摩夷天帝虛無玉衡
天帝太極濛弱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陽天帝玄明恭
華天帝曜明宗飄天帝竺落皇笏天帝虛明靈曜天帝
觀明端靖天帝元明恭慶天帝太煥極瑤天帝西方八
天元載孔昇天帝太安皇崖天帝顯定極風天帝始皇
孝芒天帝太皇翁重浮容天帝無思江油天帝上揲阮
樂天帝無極曇誓天帝北方八天皓庭霄度天帝淵通

元洞天帝太丈翰寵妙成天帝太素秀樂禁上天帝太
虛無上常融天帝太釋王隆騰勝天帝龍變梵度天帝
太極平育實奕天帝中央四帝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先
天聖祖長生大帝上天紫微天皇大帝中天北極紫微
大帝真誥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以四
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輶白日升天蒼頡篇輶
衣車也詩大雅宅是鎬京元和郡縣志周武王鎬京在
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
趾遂淪陷焉莊子黃帝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
也詩大雅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獨斷陛下者陛階也
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
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
下者而告之因卑遠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封禪書前
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呂向註鴻大也越

張瓜切音鑿
瓶鵲音浩音窈

前有樽酒行二首

即古樂府之前有一樽酒也傳
玄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以祝

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變
而為當及時行樂之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
落花紛紛稍覺多

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
流光欺人忽蹉跎

君起舞日西

一作將

夕當年意氣不肯傾

蕭本作平

白髮如

一作

首絲嘆何益

水清曰淥所謂淥酒即清酒之義也楚辭
吳人既醉朱顏酡韻會酡飲而赭色著面

也虞炎詩青軒明月時王適詩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
蘭蕙日氛氲流光日月之光也曹植詩流光正徘徊說

文蹉跎失時也王融詩暢哉人
外賞遲遲卷西夕
配音馱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

看朱成碧顏始紅

一作眼白看
杯顏色紅

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

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令不醉將

緣本
作欲

安歸

周禮龍門之
琴瑟於宗廟

中奏之鄭康成註龍門山名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
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斬以為琴王僧儒詩誰知心眼亂
看朱忽成碧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漢書乃
今文君當盧顏師古註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甕
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煨燼故名盧而俗
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矣

夜坐吟

夜坐吟始自鮑照其辭曰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

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蓋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

聲妾有悄悄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

飛

古詩天寒知夜長西都賦金釭銜璧呂延濟註金釭燈盞也鮑照詩萬曲不闌心陸機詩再唱梁塵飛劉

向別錄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釭音江

野田黃雀行

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樓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

繆本
作爾窠

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爾

一作

若何

郭璞山海經註翠似燕而紺色陳子昂詩翡翠巢南海唯雄珠樹林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炎洲

謂海南之地在漢為朱崖儋耳二郡唐為崖儋振三州今為瓊州其地居大海之中廣袤數千里四時常燠故曰炎洲多產翡翠越絕書記吳地傳有東宮西宮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爾雅翼鷹鳥之鷖者雌大雄小一名鷖鳩陸璣詩疏鷖似鷓青黃色黃頤勾喙縹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鷓鷯燕雀食之

篋篋謠

樂府詩集篋篋謠不詳所起大畧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篋篋引異舊註以為即篋篋

引誤
矣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

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

南春兄弟尚路人

一作行路

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

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

蕭本作開

花必早落桃

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嚴子陵事見二卷註史記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斗粟謠見本卷上留田註方寸心也列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方與勝覽九疑山在道州

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一曰朱明峰二曰石城峰三曰石樓峰四曰娥皇峰五曰舜源峰六曰女英峰七曰蕭韶峰八曰桂林峰九曰梓林峰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淚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所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雉朝飛

一本作雉朝飛絃古令註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犢牧子齊處士潞宣王時人

年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

蕭本作繡

翼何

離襍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

滿爭雄鬪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管絃心傾美酒

蕭本作頌

美酒

盡玉椀枯楊枯楊爾生稊

繆本作蕒

我獨七十而孤棲

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爾雅釋雉有十四種白

雉其一種也名鷩雉

江東呼白鷩枝乘七發麥秀漸兮

雉朝飛潘岳射雉賦逸羣之雉擅場挾兩徐爰註逸羣

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吳均雉朝飛曲

何辭碎錦衣射雉賦驚綺翼而頗過木華海賦鳥離離

襍李善註離襍羽毛始生貌埋雅雉凡耿介妒壘護疆

善鬪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

衆莫敢鳴雉射雉賦灼繡頸而袞背徐爰註頸毛如繡
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有雉子斑曲梁元帝詩金危
玉枕共君傾周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王
弼註稊者楊之秀也虞翻註稊稊也楊葉未舒稱稊
稊音斯犢音
讀稊音題

上雲樂

原註老胡文康辭或云范雲及周捨所作
今擬之胡震亨曰梁武帝製上雲樂設

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髮藻弄
孔雀鳳凰白鹿慕梁朝來遊伏拜祝千歲壽周捨
為之詞太白擬作視捨本詞加肆而龍飛咸陽數
語似又謂此胡遊肅宗朝者亦各從其時備一代
俳樂爾琦按隋書樂志梁三朝樂第四十四設寺
子導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
伎知上雲樂者乃舞之名色今樂人扮作老胡之
狀率珍禽奇獸而為胡舞以祝天子萬壽其時所

歌之辭即捨所作之辭也捨本辭曰西方老胡厥
名文康邀遊六合傲誕三皇西觀漢記東戲扶桑
南泛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為友共
弄彭祖扶牀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
迎以上席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老若金
剛青眼習習白髮長長蛾眉臨髭高鼻垂口非直
能俳又善飲酒簫歌從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
有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難師子是老胡家狗陛下
撥亂反正再朗三光澤與雨施化與風翔覲雲候
呂來遊大梁重駟修路始屆帝鄉伏拜金闕瞻仰
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義方歌
管惜惜鏗鼓鏘鏘響震鈞天聲若鵷凰前却中規
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佳胡舞最所長老胡寄
篋中復有奇樂章獨持數萬里願以奉聖皇乃欲
次第說老耄多所忘但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
未渠央太白此篇擬之而作辭義多相出入故全

錄之以見其所自焉耳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離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成

削風骨碧玉炁炁

一作雙目

瞳黃金拳拳兩鬢

一作紅髮

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

張衡

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今吾欲往乎西嬉呂向註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長楊賦西歷月窟月窟謂近西月沒之處蓋指西域極遠之地而言上林賦眇閭易以戌削徐廣註戌削言如刻畫作之碧玉炁炁言其眼色碧而有光黃金拳拳言其髮色黃而稍卷華蓋垂下睫言其眉長而下覆于目嵩岳臨上唇言其鼻巨而上壓於唇黃庭內景經眉號華蓋覆明珠又云外應中岳鼻竅位梁丘子註中岳鼻也王褒洞簫賦驚合還以詭譎李善

註說詭猶奇怪也
音恤吳音憬曉音接

戊

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

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
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免半藏身女媧戲黃
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
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

時枝葉萬里長

道德指歸論道德為父神明為母孫楚
石人銘大象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冥兮

陶冶衆有述異志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路史渾敦
氏即代所謂盤古氏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
造化之主也木華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李善註
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淮南子積陽之熱

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月初學記范子計然曰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也詳明堂賦註顧兔月中兔也楚辭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團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愚者引絙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為人民之所古跡在焉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花照下地高誘註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下也東溟東海也顏延之詩日觀臨東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樹長數千大大二千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樵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齊民要術玄中記云天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蛇而下屈通三泉

也
音戈

鳩

中國有七聖半路頽鴻

蕭本作洪

荒陛下應運起龍

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四海動洪濤

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闕自開張

中國有七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玄宗六君其一則武后也考先天二年睿宗誥有運光五聖業盛百齡之辭貞元二十一年順宗誥有九聖儲祥萬邦咸休之語皆數武后在內知當時稱謂如此也半路頽鴻荒喻祿山倡亂兩京覆沒似鴻荒之世也陛下應運起謂肅宗即位于靈武龍飛入咸陽謂西京克復大駕還都也赤眉立盆子謂祿山既死羣賊又立安慶緒為主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喻天下震動寰宇洗清也舉足踏紫微喻踐天子之位也天闕自開張喻四遠闢塞恐開通出入不事閑守也魯靈光殿賦鴻荒樸畧張載註鴻大也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東

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薛綜註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後漢書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宋書光武起于舂陵之白水鄉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東南宅旁二里有白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太平御覽天官星占曰紫微者天帝之座也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

漢酒跪雙膝並

蕭本作立

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

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

一作杯

西京賦總會仙倡薛綜註仙倡偽作假形謂如神也束皙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于巨山之

岫一噬則百人仆惟畏鈎戟南齊書王敬則夢騎五色
獅子論語摘衷聖鳳有九苞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
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光色六曰冠
矩朱七曰距銳鈎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傳毅舞賦
蜺沓合并張銑註蜺沓盤旋貌春秋元命苞黃帝龍顏
得天庭陽丈王龍顏柔肩望羊宋玉大言賦北斗戾兮
太山夷說文戾曲也九九
八十一萬六字出戰國策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通典白鳩吳朝拂舞曲也
琦按拂舞者樂人執拂而

舞以為容節也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鞞鐸巾拂
四舞梁並夷則格鐘磬鳩拂和故白擬之為夷則
格上白鳩
拂舞辭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

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

繆本作咽

性安

一作可

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

一作鷗

之

繆本作亦

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

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鷂鷗鷗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

不願以為臣

楚辭鍾鏗鍾鏗搖蕤王逸註鏗撞也詩國風我有鐘鼓勿鼓勿考毛傳考擊也何承天歌

朗鼓節鳴笳鳴鸛類甚多毛色各異白者不常有有則以為異故瑞應圖曰白鸛成湯時至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詩國風鳴鸛在桑其子七分陸璣疏鸛鸛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爾雅翼鸛鸛一名鸛鸛又名布穀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鸛長尾北牡飛鳴翼相靡拂月令云鳴鸛

拂其羽是也按鳴鳩拂羽乃三月中候也張華禽經註
鳴鳩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為候後漢書禮儀志
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
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釋名人六十曰耆
者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陸璣詩疏云鷺水鳥好
而潔白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
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鷓鴣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
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寸餘然然與眾
毛異甚將欲取魚時則弭之韓詩外傳君獨不見夫雞
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
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襄陽記
雞主司晨大主吠盜毛萇詩傳蒹葭也說文蒹葭之未
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鷹古者謂之鷓鴣一歲色黃曰
黃鷹二歲色變次赤曰鷓鴣鷹又曰鷓鴣鷹三歲以後色變
蒼白曰蒼鷹隋魏彥深鷹賦所謂毛衣變改厥色無常

寅生酉就總號為黃二周作鷄三歲成蒼是也世俗通謂之角鷹以其頂有毛角微起也鷄詩所謂晨風似鷹而小好乘風展翅鳴則風生世俗謂之鷄鷹與鷹極類惟尾長翅短為異猛悍多力鷄尤勇健善搏乃鷄鳥中之殊特者故鄒陽書曰鷄鳥累百不如一鷄禽經曰鷄鳥之善搏者曰鷄孟康漢書註鷄大雉也詩經正義鷄之大者又名鷄蓋言其似鷄而大也或以鷄混為一物或以鷄為王雉魚鷹之異名皆非也四鳥皆禽中之鷄者形狀亦相似曲喙金睛劍翅利爪盤旋空中俟物而擊之鷄形最小所搏者惟鷄雀小鳥之類鷹稍大能搏雄兔鷹則大于鷹能擒鴻鵠大鳥鷄則又大于鷹能搏狐鹿羊豕鷹多生北地鷄則是處有之鷄鷄惟產邊境世人不辨或多混稱故詳釋之

哺音步歲音嘉鷄音刁鷄音詭

日出入行

胡震亨曰漢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無窮人命獨短願乘六龍仙而升天太

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當
連天矯誣貴放心自然與渚漢同科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

總本作歷天又復入西海

六

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

一作其行終古不休息

人非元

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水不怨落於秋

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義和羲和汝奚

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

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莊子曰出于東方而入于西極

說文隈水曲隈也六龍見蜀道難註莊子曰月得之終古不息陸德明註崔云終古久也鄭玄註周禮云終古

猶言常也法苑珠林元氣者依河圖曰元氣無形句句
蒙蒙偃者為地伏者為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
萬物之祖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歷紀
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滓鴻濛滋分歲起攝
提元氣啟肇郭象莊子註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
者不謝溟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太白謝榮
怨落二語本此殷仲文詩四運雖鱗次呂向註四運四
時也廣雅曰御謂之義和淮南子百姓曼衍于荒淫之
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劉勰新論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
於是非之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
揮之日為之反三舍郭璞詩媿無魯陽德回日向三舍
書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賁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淮
南子大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地之間也莊子大
同于溟溟司馬彪曰溟溟自然元氣也張衡靈憲太素
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
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葛洪枕中

書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
離子混沌玄黃限音近威汨音骨溟音茗滓音悻

塞上曲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皆有塞上曲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邊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

將軍兼領

一作誰者

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

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闕羽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

一作盡

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壯士投戈

同歎血策名丹霄上揚威紫塞旁武功成漢道昌

初學記梁

元帝纂要曰冬風曰嚴風周禮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韻會驕馬壯貌漢書武帝元光二

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漢書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服虔註票姚音飄搖顏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台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按唐人詩中用嫫姚字者多從服音不從顏說即杜工部亦然不獨太白是詩矣上林賦鸞繁弱滿白羽文穎註以白羽飾箭故言白羽也揚雄長楊賦天兵四臨李善註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義括地志曰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東二十里一統志玉門關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十八里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班超在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即此雲龍風虎皆陣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

陣何義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說八名於八陣本
一也舊註引周易雲從龍風從虎之文恐于詩義未當
後漢書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
戮晉書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戮元帝太
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
月乙未太白入月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
另有所主俱未嘗為摧敵之兆太白斯語其別有所據
歟漢書昂曰旄頭胡星也淮南子白刃合流矢接涉血
履腸與死扶傷古今註秦築長城
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陛下之壽三千霜但

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

漢高祖歌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蘇子由譏此詩末
三句為不達理蕭士贇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定
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
不識理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有悲來乎笑已乎贈

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之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于數百載之後惜哉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後人錄此詩者悉刪去後三句蓋多從蕭本也琦按西陽雜俎云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蕭氏註從之謂此詩必作於上元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令考唐書天文志初未嘗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蕭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昴之文以當之誤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寶之間為征討四夷而作庶幾近是

北風行

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雪行人不歸太白擬之而作

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

一作日月之賜

不及此
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

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推倚門望

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

文金鞞韞中有一

蕭本作二

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

空在人令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

一作以為

灰

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一作裁燭龍在雁

淮南子北藏

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註龍
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
夏又淮南子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註積寒所
在故曰寒門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七
十里一統志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自西
山一帶迤邐東來延袤數百里抵海崖然詩家用燕山

字槩舉燕地之山猶泰山楚山之類不專指一山也直隸名勝志軒轅臺在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上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也唐之幽州人謂之范陽郡屬河北道韞韞當作韞韞為是韻會韞韞盛箭室子虛賦作步又北史突厥傳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後漢書朱浮傳此猶河濱之人也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韞韞音丙韞韞音步韞韞音差

俠客行

趙客綬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

一作上

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

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

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

繆本作烜

赫大梁城縱

死

蕭本作使

俠骨香不慙世上英雄能書閣

蕭本作閣

下白首太

玄經

莊子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纓胡之纓短後之衣司馬彪曰曼胡之纓謂粗纓

無文理也鮑照詩錦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鉤類頭少曲夢溪筆談吳鉤刀名也刀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燐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于行也韻會將奉也賁也持也丘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張華輕薄篇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張華壯士篇慷慨成素霓嘯咤起清風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

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于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
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
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鄴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進兵擊秦軍秦軍
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韻會煇明照貌又云煇光明也
詩赫兮烜兮今註宣著貌一曰有威儀貌通作烜禮記引
詩赫兮烜兮又作喧琦按後漢書張讓傳有威形言赫
之語誼赫烜赫皆倒用赫烜字以成文耳字雖異而義
則一也張華遊俠曲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李密詩
寄言世上英雄生良可愧揚雄草太玄經及
校書天祿閣詳見二卷註緩音慢邯音寒

李太白集注卷三